

# 果戈理评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

袁晚禾 陈殿兴 编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202号

**果戈理评论集**

袁晚禾 陈殿兴 编选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大丰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 字数310,00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309—00883—9/I·68

定价: 9.00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精选俄苏著名文艺理论家对著名作家果戈理的研究和评论文章，全面地反映出俄苏文艺界研究果戈理作品的学术成果，并集中围绕果戈理的代表作《钦差大臣》、《死农奴》等作品，探讨了文学大师果戈理的戏剧与小说创作背景、创作思想、作品主题、写作艺术、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反映出俄苏文艺界在上述方面的论争意见和不同观点。本书资料丰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参考价值。

##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       |      |      |     |      |
|-------|------|------|-----|------|
| 顾问:   | 冯至   | 季羨林  |     |      |
| 编委:   | 王佐良  | 王道乾  | 叶水夫 | 包文棣  |
|       | 刘宁   | 刘硕良  | 朱虹  | 吕同六  |
|       | 吴元迈  | 陆梅林  | 陈冰夷 | 陈  燊 |
|       | 李芒   | 李辉凡  | 张羽  | 张  耳 |
|       | 张玲   | 张  黎 | 余顺尧 | 郝铭鉴  |
|       | 姚见玫  | 柳鸣九  | 袁可嘉 | 郭家申  |
|       | 夏  绿 | 夏仲翼  | 倪蕊琴 | 黄宝生  |
|       | 原  棨 | 董衡巽  | 韩耀成 | 谭立德  |
| 主  编: | 陈  陈 |      |     |      |

##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 编辑说明

本丛书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册出版，每册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则为专著的译本。

丛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其他。

## 前 言

果戈理被公认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优秀作品不仅在俄国，而且也在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产生过重大影响。这些作品今天仍然是引导读者认清人类社会各种丑恶现象、进而为消灭这些现象而去奋斗的艺术明镜。可是我们对果戈理的了解却很不够。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评论研究果戈理的论著介绍过来的很少。事实上，恐怕很少有哪位作家像果戈理，在世时和去世后所引起评论界的争论有达到如此激烈、如此尖锐的。但是在我国，除了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几篇论文之外，其他评论家、尤其是别林斯基的对手的文章，几乎都没有介绍过来。这种现象不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理解果戈理和他的作品，也不能使读者真正领会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精辟论断，从中受到教益。更何况围绕着果戈理的这场文学界的论争，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对作家本身的认识。全面阅读各家之言，将会使读者受到很大启发，因此，我们接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的委托，编了这本《果戈理评论集》。在编纂过程中，我们遵循了两条原则：

第一，重视学术价值，不因人废言。即使是沙皇御用文人的文章，只要言之有物，有学术参考价值，我们也酌情收录；

第二，尽量多选过去没有中译文的、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重要评论。对于已经有中译文本的，限于篇幅，只能选择最重要的片断收录在本书中，以保持果戈理评论概貌的完整性，使读者通过本评论集能看到俄国学术界评论果戈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各派的基本论点<sup>①</sup>。

为了帮助读者掌握本书所收录的各篇评论文之间的有机联

---

① 本书付印时，因受篇幅限制，又略印目录中部分已有中译本的选文，敬请读者谅解。——编者

系，下面简要介绍一下俄国学术界从果戈理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1829年），直至本世纪20年代为止对果戈理及其创作评论的历史背景。

—

1829年，果戈理在《祖国之子》杂志3月号上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意大利》。这首短诗发表时没有署名，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1829年6月，果戈理以笔名阿洛夫自费出版了长诗《汉斯·古谢加顿》。这首长诗写的是一个名叫汉斯·古谢加顿的德国青年不满足于平淡的田园生活，离开心爱的姑娘去寻求荣誉、实现崇高的理想。当梦想被现实世界粉碎之后，他又回到故乡，在恬静的生活中找到了自己渺小的幸福。这首长诗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模糊的，性格没有展示，缺乏典型性，身上带着作家茹科夫斯基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影子，模仿的痕迹明显。长诗出版后，立即遭到严厉的批评（见本评论集波列伏依和布尔加林的两篇短评）。果戈理一怒之下把尚未售出的书全部收回，付之一炬。这最初的失败对果戈理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放下诗歌，开始写小说，放弃了臆想中和书本上的德国的题材而开始写他十分熟悉的故乡乌克兰和乌克兰人民。

1831年，果戈理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翌年，《夜话》第二部出版。优美的乌克兰民间传说、欢快活泼的故事加上机智幽默的笔调，使这本书迅速获得一致好评。尽管波列伏依也指责它的故事不连贯，语言上有些毛病，但是瑕不掩瑜，大家都原谅了。正像普希金所说：“……大家都曾为对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的生动画写，为小俄罗斯自然风光的这些新鲜画面，为这种又朴实又狡黠的欢快而高兴过。我们曾多么惊叹这本俄国书啊，它使从冯维辛的时代以来一直没有笑过的我们笑了……我们那么

感激年轻的作者，以致对文笔中不通顺、不正确的地方以及故事中的不连贯、不逼真的地方都高兴地原谅了”<sup>①</sup>。

1835年，果戈理的《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相继出版。这些中篇小说里果戈理的风格赢得了普遍欢迎和赞赏。别林斯基在一篇短评中写道：“果戈理君的这些戏谑而独创的幻想的新作，属于我们文学中最不平凡的现象之列。”<sup>②</sup>接着别林斯基又发表了长篇评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从历史和现状的纵横观察比较中阐述了果戈理中篇小说的特点。他指出：“果戈理君小说的特色在于：构思的朴素、民族性、十足的生活真实、独创性和那总是被深刻的悲哀和忧郁之感所压倒的喜剧性的兴奋。这一切素质，都产生于同一个根源：果戈理君是诗人，现实生活的诗人。”他断定：“至少目前，他是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他站在普希金所遗下的位置上。”

总的来说，由于《狄康卡近乡夜话》、《密尔格拉得》和《小品集》既没有涉及社会生活的敏感问题，也没有明显地触犯当时文艺美学的常规，所以评论家们都是心平气和的，立论也比较客观公允，虽然在评价的高度和个别问题的看法上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还没有引起太大的分歧和争论。

## 二

1836年4月，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上演。它像是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俄国社会各个阶层，也从此激起了俄国评论界对果戈理的无休止的争议。

《钦差大臣》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这之前作者已经不满足于自己作品中的一般的笑。他在《作者自白》中说：“我看清了在我的作品中笑得没有意义，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要笑最好狠狠地

① 普希金：《狄康卡近乡夜话》读后感。

② 别林斯基全集第二卷，第95页，文格罗夫主编（俄文版）。

笑那些真正值得人人加以嘲笑的东西。”果戈理早在1833年就曾经试图写一部讽刺喜剧，即《三级弗拉季米尔勋章》，只是因为担心书报检查委员会通不过而中途辍笔。这些都是《钦差大臣》在作者思想上和艺术实践上的前奏。

《钦差大臣》是果戈理在创作中给自己提出明确社会任务的第一部作品。事后他在《作者自白》中说过：“我决定在《钦差大臣》里将我当时所知道的俄国的一切坏事，将最应该是公正的地方和场合所出现的所有不公正的事情统统集中起来，一起加以嘲笑。”

在《钦差大臣》之前，俄国喜剧有过冯维辛的《纨绔少年》和《旅长》、卡普尼斯特的《毁谤》以及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等。但是按照别林斯基的说法，这些作品尽管对社会的丑恶现象有所针砭，在艺术上也有所成就，然而从整体上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喜剧。《钦差大臣》才是俄国第一部真正的喜剧。这出喜剧揭露了官僚世界的贪赃枉法、昏聩无能，人物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说的都是有性格特征的话语。这出戏受到了下层观众和进步评论家们的热烈欢迎，也遭到了地主官僚及其御用文人和一些保守的评论家们的疯狂反对。反对者中最突出的是布尔加林、森科夫斯基和波列伏依。反对的意见大致可归纳为几点：一是说作者凭空捏造，喜剧是对当时俄国社会的诽谤，剧中只有坏人没有好人，是违反道德要求的；二是说市长不可能那么容易上当受骗，因而剧情不是真实可信的；三是说剧中人物语言粗俗，令人无法忍受；四是说这出喜剧不是喜剧，是闹剧，如此等等。当时赞扬的文章不多，我们只看到了收入本评论集的四篇：两篇是《杂谈报》上报导喜剧在莫斯科上演情况的简讯，其中一篇未署名，是别林斯基写的，另一篇署名A.Б.В<sup>①</sup>；另外两篇是书评，安得罗索夫和维亚泽姆斯基所写。这四篇文章写得都很精彩，一致肯

---

① 关于作者A.Б.В的问题见本书该文后面的编者按语。

定了这出喜剧的现实性、剧情的可信性、剧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和喜剧结构、语言运用的艺术性。特别是维亚泽姆斯基的文章，有理有据、机智风趣地驳斥了那些对果戈理的指责，后来曾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誉为“在关于果戈理的公允的议论的传播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sup>①</sup>。不过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果戈理已经到国外去了。他已经在《钦差大臣》刚上演后一片反对声的冲击下怀着深深的烦恼和压抑的心情离开了祖国，到国外以便集中精力去写自己未来的创作《死农奴》。（注：旧译《死魂灵》，本书采用陈殿兴译本《死农奴》，湖南人民出版社版。下同。）

### 三

1842年5月，《死农奴》第一卷出版。果戈理又迈进了一大步，达到了他创作的顶峰。这部长篇小说是俄国文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一次革新。无论是小说的艺术结构、情节内容、人物塑造和语言运用，都突破了旧的文艺美学规范。正是这部长篇小说为以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当时，这样一部新型的文学作品的出现不可能不在文学界引起了比《钦差大臣》更为激烈的争论。

否定这部小说的评论家最主要的仍然是波列伏依、布尔加林和森科夫斯基，他们把《死农奴》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到了谩骂的程度，认为果戈理是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劝他及早回头，去继续写《狄康卡近乡夜话》那样的笑话。反对者的评论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波列伏依的文章。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读了波列伏依的批评，我们可以断定，到现在为止，一切其他人们所加于果戈理的指责，都是从这些评论中剽窃来的”<sup>②</sup>。

赞扬《死农奴》的评论家也有很多。除了别林斯基以外，还有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22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②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60页。

普列特尼奥夫、索罗金、舍维廖夫、康·阿克萨科夫等等。由于这些人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文学问题的观点各有不同，因此他们赞扬的角度和程度也颇有不同。其中对《死农奴》的评价最中肯、最富远见卓识的，首推别林斯基。他不仅指出这部小说是一部具有高度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学作品，而且洞察到它是俄国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其次当推普列特尼奥夫，他那篇反驳布尔加林的书评，曾受到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称赞<sup>①</sup>。舍维廖夫和康·阿克萨科夫的一些观点则和别林斯基有所分歧，并且受到后者的批评。

这样，围绕着《死农奴》，既有赞成者和反对者之间的争论，也有赞成者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表面上看来是对《死农奴》的评价问题，实质上是对俄国文学发展方向的看法问题，而隐藏在评论家们文学观点后面的、最根本的则是对当时俄国的沙皇农奴制度所抱的立场态度问题。

1846年，《死农奴》再版，果戈理写了一篇序言，说“在这本书里许多东西描写得不准确”，“每页都有可改的地方”，希望所有的人都来帮他修改。这篇序言乍看起来是作者的谦虚，实际上是暴露了作者思想的变化，对自己作品的怀疑、甚至全盘否定。这个事实引起了别林斯基的不安。他在谈《死农奴》第二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篇序言令人为《钦差大臣》和《死农奴》的创造者的文名感到担心（这种文名在过去是稳固而不可动摇的）；这篇序言使俄国文学感到要提前遭受一次新的巨大损失”。

#### 四

别林斯基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1847年，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录》出版。它标志着果戈理世界观危机的总爆发。这种危机

<sup>①</sup> 见别林斯基《对于因果戈理长诗〈死农奴〉而引起的解释的解释》；《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也不是偶然的。正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所分析的,1836年果戈理出国以前的俄国社会环境以及他所结交的一些朋友,并未能帮助他形成一个严整的进步的世界观。那时候果戈理也还没有感到对事物的看法需要形成一个理论体系,而当他感到需要时,已经身居国外。接近他的人如茹科夫斯基、亚济科夫、舍维廖夫等都持有保守观点,对他不可能有好的影响。青少年时代所受的宗教教育的影响也如沉渣泛起。这一切都使果戈理的思想陷入神秘主义的迷茫混乱中,而在《与友人书简选录》里暴露无遗。

早在对《小品集》的评论中,就有评论家指出果戈理不善于写理论文章。他后来写的理论文章,如《茹科夫斯基翻译的〈奥德修纪〉》,也都受到过批评。《与友人书简选录》更是充满了奇谈怪论。书中有两点引起当时评论家们的特别注意:一是全盘否定自己过去所写的作品,二是进行宗教神秘和保皇观点的反动说教。因此,这本书的出版受到了沙皇政府及其御用文人和那些一贯反对果戈理的评论家的欢迎,如维亚泽姆斯基(这时他已投入反动阵营,担任教育大臣)和布尔加林。有的评论家则乘机攻击别林斯基,说他对照戈理的评价被果戈理自己推翻了,更进一步诬蔑他吹捧果戈理是别有用心,等等。

在这样的形势下,别林斯基写了一篇批判《与友人书简选录》的长文,严厉批判了书中的反动谬论,也以此回答他的对手们的反扑。果戈理读到这篇书评以后,写了一封信给别林斯基进行辩解,别林斯基立即又写了一封回信,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别林斯基站在俄国民主解放运动的高度进一步批判了果戈理在《与友人书简选录》里所宣扬的反动观点,指出当时俄国解放运动的基本要求是消灭农奴制,实行最起码的法制,这封信后来被列宁誉为“一篇没有经过审查的民主出版界的优秀作品”。

批判《与友人书简选录》并没有妨碍别林斯基继续捍卫果戈理

艺术作品中的精华和这些作品所形成的方向——“自然派”。1847年，当萨马林攻击“自然派”的时候，别林斯基立即撰文予以驳斥。1848年，在《1847年俄国文学一瞥》中，别林斯基进一步论证了果戈理和“自然派”的方向，写道：“以自然派作家为代表的俄国文学走上了一条真正的道路，找到了独立获取灵感和理想的源泉，从而便变成了现代的俄国文学。看来，它不会离开这条道路了，因为这是一条走向独立、摆脱各种异己的外人影响的笔直的道路。我们并不想说它永远会停留在现在的状态下；不，它会前进，会变化的，不过它永远不会放弃忠于现实和自然”。写完这些话半年左右，伟大的评论家便去世了。此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确实沿着他所指出的道路发展起来，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 五

别林斯基逝世以后，果戈理方向遇到了唯美派的挑战。1849年德鲁日宁发表第一封《外市订户来信》，开始鼓吹为艺术而艺术。他说：“不管果戈理的热情崇拜者（我们也不把自己算作他的冷漠崇拜者）怎么说，全部文学也不能都靠一部《死农奴》活着。我们需要诗。果戈理的追随者身上诗少，在许多最新活动家的方向里没有诗……直截了当地说吧：我们当前的文学被它的讽刺方向折磨得衰竭虚弱了。反对不适当地模仿果戈理所导致的那种讽刺方向，——普希金的诗可以充当最好的武器。”

这样，坚持果戈理的方向，就必须廓清《与友人书简选录》出版所造成的混乱，全面、深刻、系统地阐释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1852年，果戈理与世长逝。评论界的这项任务显得更加迫切了。这时候果戈理生前没有发表的著作、书信以及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传记资料等相继问世，客观上为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提供了条件，而历史的重任则落到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身上。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53年登上文坛，1855年发表《艺

术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从美学理论上对唯美派进行了反击，接着就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果戈理的论著，捍卫了果戈理方向。其中最重要的是《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和为《果戈理著作与书简集》出版写的书评。前者由九篇文章组成，系统地研究了果戈理从事文学活动的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的社会思潮和文学评论；后者根据果戈理的书信资料研究阐明了果戈理世界观的特征及其形成过程。

除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外，杜勃罗留波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皮萨列夫、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等一大批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杰出的作家和评论家，都在进一步阐释果戈理的生平和创作，捍卫果戈理的创作方向的工作中作出过努力与贡献。

## 六

如何评价果戈理的著作及其创作方向问题上的争论在俄国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到20世纪最初一、二十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十多年间俄国社会处于剧烈动荡时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激烈，这种斗争自然不可能不反映在思想意识领域，各种文学流派泛滥，它们都想借用果戈理来宣传自己的主张；二是在这期间正好遇上纪念果戈理的两个节日：果戈理诞辰一百周年（1909年）和逝世50周年（1902年）。

20世纪初叶，俄国评论界对果戈理的研究十分热闹，各种观点的评论文章争相发表。1893年，罗扎诺夫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于伟大的宗教裁判官的神话〉附两篇关于果戈理的专论》一书，1901年再版；1903年，沃伦斯基发表《别林斯基的著作》，其中论及果戈理，后又发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果戈理》；1903年，梅烈日科夫斯基《果戈理的命运》问世，1906年又发表《果戈理与鬼》；1909年，格尔申宗发表了《果戈理的遗嘱》；等等。以上这些

论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力图推翻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果戈理的传统的论断，他们强调果戈理作品中的宗教和神秘主义的倾向，否定果戈理创作的现实主义，企图把他纳入到唯心主义纯艺术的框框里去。但是尽管这些评论具有明显错误的思想倾向，它们却大大开阔了果戈理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对果戈理创作艺术手法的分析，不乏富于启发性的精辟论点。在这种气候下，布留索夫于1909年发表了具有代表性的论文《燃烧成灰的人》，提出果戈理是一个空想家、一个幻想家的论断。高尔基在1909年在喀普里党校讲授《俄国文学史》的时候也参加了论战，他说：“人们都高兴把果戈理看作俄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开山鼻祖，都确信果戈理最先使文学面对现实，最先对文学指出必须描写社会生活，并且在《钦差大臣》和《死农奴》中教训做到这一点是如何必要……这种见解是可能而且应该予以驳斥的。”为什么要驳斥呢？高尔基又说：因为“对人生消极态度的拥护者——各种新基督教徒、求神者、神秘论者”都用果戈理的转变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因此，高尔基就用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描写来与果戈理作比较，对后者说了一些求全责备过头的话。尽管如此，高尔基对果戈理一些作品的分析意见也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20世纪初在俄国盛行一时的形式主义流派也把果戈理作为他们主要研究的对象之一，艾亨巴乌姆的文章《果戈理的〈外套〉是如何创作的》是具有代表性的，是反映形式主义流派美学观点的一篇重要论著。

跟上述种种观点相对的是列夫·托尔斯泰和柯罗连科在1909年发表的纪念果戈理的文章。这两位作家坚持和发展了别林斯基以来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评论家们评介果戈理的观点。柯罗连科《幽默大师的悲剧》是作者从1902年开始酝酿写成的长篇论文，它对果戈理的生平与创作从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高度进行了全面精辟的分析。

最后，必须提到卢那察尔斯基。他在本世纪20年代发表的评

论果戈理的几篇文章虽然不长，却很有份量。它们高度概括了果戈理创作的特点、意义及其作为作家的悲剧的社会根源。卢那察尔斯基可以作为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释果戈理的第一个评论家。此后，苏维埃时代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基于对果戈理及其创作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专著和论文。限于篇幅，我们这本《评论集》就只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评论家的第一位代表卢那察尔斯基这里了。

中国有句老话：“诗无达诂”。其实何止是诗。对任何一种比较复杂的文学现象大概都可以这么说。至少在读完关于果戈理的大量评论文章之后，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在同时代的评论中，不同立场、不同观点，对同一作家或同一作品固然会有不同的评价；何况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读者对作家及其作品当然更有不同的理解。为了使读者对果戈理以及关于果戈理的批评史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我们这本《评论集》选收了这些比较有见解，有一定代表性和影响的文章，尽量用忠实准确的译文奉献给读者，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和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

如果我们的工作对读者还有些用处的话，应该感谢帮助过我们的同志：首先是倡议和自始至终指导本书工作的陈燊同志，以及参加翻译工作的各位朋友们，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这本书；其次要感谢叶扬，他较早地从哈佛大学图书馆给我们借来了俄国捷林斯基编的《俄国评论界论果戈理作品》一书原版共3卷，这部资料收集了许多重要文章，在当时我们是无法找到的；还有孙式缪、薛君智等朋友也都曾提供资料，热忱支持。此外，在编选的过程中，还曾得到莫斯科大学果戈理研究专家尼古拉耶夫博士(Д.П.Никольев)和基辅大学卡普斯金教授(В.А.Капустин)的热情指导和关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有错误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袁晚禾 陈殿兴

1990年1月